

东坡大家讲 名家讲座第二讲 | 特别报道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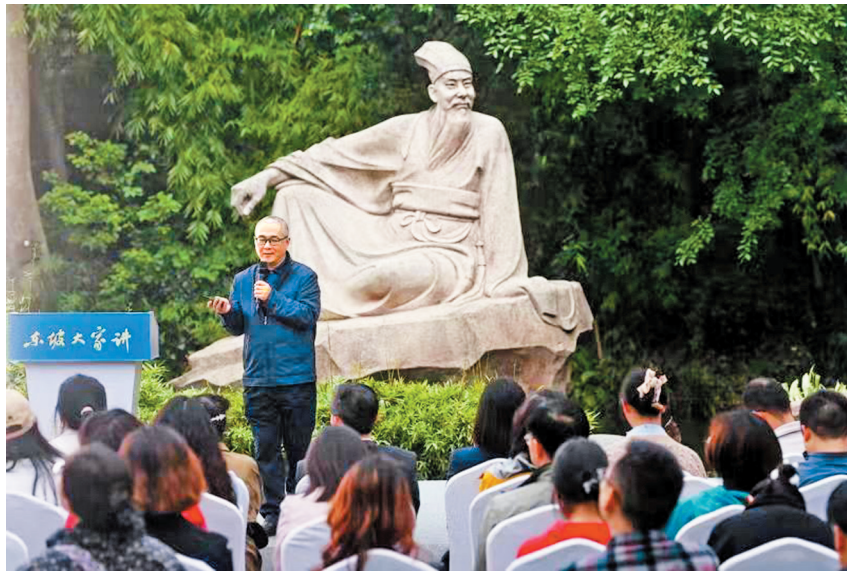
“破解”苏轼高超的用典技艺 罗宁教授角度新颖让观众“深受启发”

如果你在读古代诗歌时,遇到读不太懂的情况,或者感到读不出其中的微妙和丰富的意蕴,那么有可能是因为还没明白诗歌里隐藏的“典故”由来。古代诗歌的写作和阅读,是建立在古代诗人共有的文学和文化常识基础之上的,这些常识包括古书中的故事、知识、语句、诗句,统称为“典故”。也正是因为“用典”的微妙和丰富的意蕴,让现代读者感到有一定的理解门槛。

大文豪苏轼博览群书,写诗词就善于用典故。4月28日下午,“东坡大家讲”系列讲座在眉山三苏祠迎来第二讲。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罗宁将“用典”类比为现代人所说的“玩梗”,并用多个案例分析“用典”高手苏轼如何用典、用典特色、用典的创造性和影响力,以及苏轼为何修炼得如此高超的用典能力等等。

苏轼用典技艺高超: 用前人所未用引他人跟风

苏轼用典广博,常见于经、史、子、集、小说及哲学著作等多个类别。用典作品包括《庄子》《论语》《汉书》《新唐书》等等。比如《寒食雨二首》中的“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用典来自《庄子·大宗师》:“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中,苏东坡写道“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



罗宁教授讲座现场。

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用典就来自经书。其中“苦雨终风”来自《左传·昭公四年》:“春无凄风,秋无苦雨。”“鲁叟乘桴”用典来自《论语·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等等。

苏轼写诗文善于用典,而且用典故出处范围之广,彰显其学识之渊博。罗教授说,比起唐代李白、杜甫、李商隐,宋代的苏轼写诗词“用典”范围更加广泛。

比如苏轼会使用此前很少被使用的“曲学”“小说”中的典故。“曲学”主要指驳杂冷僻、非正统的知识、学说和故事,包括天文星历、地志方俗等。“小说”

主要指传统的记录见闻的文言小说(笔记),包括轶事(《世说新语》《西京杂记》)等。

苏轼在《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戏作小诗问之》中“白衣送酒舞渊明”和“漫绕东篱嗅落英”用典来自《续晋阳秋》:“陶潜尝九月九日无酒,宅边菊丛中,摘菊盈把,坐其侧久。望见白衣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后归。”而“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用典则来自《世说新语》“桓公有主簿善别酒,有酒辄令先尝,好者谓‘青州从事’”。罗宁教授说,“青州六从事”这个典故,此前罕有人使用。自从苏轼使用过后,宋代很多人也开始喜欢用这个典故了。

听众反馈角度新颖: 非专业读者也容易理解

罗宁教授对苏轼的讲解角度新颖、语言幽默生动,深深吸引着现场听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在现场看到,听众中有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有年长的叔叔阿姨,也有一些小学生。讲座结束后,记者也随机采访到两位听众。杨女士说自己此前也听过不少关于苏轼的讲座,“主题有关于他的文学成就,有关于他的廉政思想的,但像罗教授这样纵向梳理苏轼诗词里的‘用典’艺术现象的角度,我还是第一次听,深受启发。而且罗教授对苏轼的作品分析得非常深入和细腻,这也让我很有收获。”

王好是一名音乐专业的大四学生,她刚回到家乡眉山,专门到三苏祠来听这场“东坡大家讲”。让她印象深刻的是,罗宁教授将“用典”这种文学创作方法类比为现代互联网时代的“玩梗”,“让非专业读者也容易理解。我是第一次听到这种类比,觉得很新奇很贴切。”王好说,“罗教授将他的专业研究成果,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阐述,举例讲故事也都很幽默有趣,更易于普通听众接受。我还想说的是,其实苏东坡本人的个性就很幽默风趣。”

身为眉山当地人,王好说,自己从小就经常到三苏祠玩,对苏东坡不陌生,长大后通过阅读,对苏东坡了解更多,“当我了解他的人生故事以及对待人生的态度之后,他给我的人生也带来很多启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摄影 雷远东

罗宁教授对话志愿者: 苏轼将宋人“博学的冲动”发挥到了极致

4月28日,“东坡大家讲”系列讲座第二讲在眉山三苏祠顺利开讲。在罗宁教授的主题讲座结束后,来自三苏祠博物馆等单位的志愿者继续向罗宁教授请教,了解更多苏诗典故。

三苏祠博物馆工作人员万姝怡说,纵然典故很美,但也提高了普通百姓理解诗词的门槛。自己读宋诗的时候,总不如读唐诗般顺畅,如果缺少了注解,很多地方都难以理解。她向罗宁教授请教,宋代诗歌的才学化对我们今天读古诗来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唐诗与宋诗都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瑰宝,它们的不同,不是朝代之别,而是风格、境界之别。”罗宁说。印刷术的普及、活字印刷术的发明,都让宋代人的阅读量大大增加。“宋代人容易得到书,阅读量也很大,他们读了书就将内容活用到诗中,造成了宋诗使用典故的密集和技巧的多样化。如果说你更想像文人那样读书,可能就偏向宋诗。如果你想像才子那样写诗,就会偏向于唐诗。但唐诗中也有典故,如果我们能理解这些典故,会觉得这些诗更妙。”

另一位同样来自三苏祠博物馆的志愿者翟晓楠描述了这场讲座的听后感受,她引用了《红楼梦》中黛玉和香菱论



志愿者翟晓楠向罗宁教授提问。

诗时所说的“难为他想得出来”来形容苏诗中的用典。她向罗宁教授请教,苏轼用典与当下“玩梗”有哪些不同,它们的区别与界限又在哪里?

罗宁教授解释,其实讲座题目确定后,自己也在考虑这个问题。用典和“玩梗”确实存在相似性,因为它们都是引用其他人作品中的内容,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两者不同的是,古人的用典基本来自古书,而现代人的用典则可能来自互联网等其他渠道。

来自眉山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刘欢

则对讲座中提到的典故来源继续追问:苏轼不仅在经史子集里找寻典故,也在《世说新语》等书中借用典故。这是不是也说明,苏轼是个兼容并包的人?

“确实有一定的道理。”罗宁教授说:“宋朝人一直提倡无所不读,有一种博学的冲动。而苏轼是在这方面做得最突出的人,并且把这一部分的内容用到了自己的诗里。如果没有这样,也许他的诗歌走不到这个地位。同时,这也是很多宋朝人性格中的特点。”

最后一名志愿者是四川启明星铝业

有限责任公司的退休职工邹群,她提问:“听了您的讲座,我对苏轼用典现象有了全面的理解。我想发散一个问题,为什么古代文人总是爱用典故?他们这样表达的目的和初衷是什么?有没有可能是有些事不好明说,所以借典故来暗喻?”

“诗不同于日常使用的语言,通俗点就是‘话不能直说’。用典让话语的表达更有韵味、更有趣味。”罗宁教授这样说。但他也不反对涉及禁忌话题、需要含蓄表达的可能性,“这不是典故形成的主要原因”。罗宁教授认为,典故形成的主要原因,还是使用者熟悉这些东西,有使用典故的冲动。“就像刚才一位志愿者说的那样,有种‘我居然能把这两个东西碰到一起’的想法。这两个东西碰到一起,还有读者能读懂,大家都会很快乐。”罗宁教授认为,这种快乐来自写作者和阅读者的“心有灵犀”。

“因为我们现在不熟悉当时的文学和传统文化,所以读起来就会有困难,需要借助前人和当代学者的注释,所以这也是我们做古代文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去重视、研究、解读它们。”罗宁教授总结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摄影 雷远东